

戲 劇 史 叢 書

初 期 職 業 話 劇 史 料

朱 雙 雲 著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3 1770 3105 5

MG
J824
2

前言

初期職業話劇，就是爲近人所詬病的文明戲。但韓退之說得好：「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倘若沒有文明戲爲之導路藍縷，也許話劇的成熟，沒有這樣地迅捷。

七七事變以來，一般愛國青年，都以話劇爲抗敵宣傳之絕妙工具，紛紛組織劇團，各機關也都征集劇人，編成隊伍，並皆深入民間，以完成其喚起民衆的使命。因此關係，在這二十一月之中，就產生了不少話劇人才。

這般新生的話劇劇人，到了抗戰勝利以後，該怎麼辦呢？以我個人的預測，大半是走向職業劇團的道路上。因自全民抗戰展開以來，話劇已取得多量的觀衆，最後勝利到達之日，在事實上也需要多量的職業劇團，以應民衆的需要；一般從事戲劇工作的青年，一時找不到較好的出路，惟有駕輕就熟，羣向職業劇團去謀發展。我深怕成熟時期的話劇，走進職業之門以後，或將初期職業話劇失敗的歷史，重演一回，因將三十餘年親身所歷，寫成這部史料，以爲今後職業劇團的借鑑，免得它們重蹈前轍。倘若有人以爲這是演文明戲地下流人的滿紙荒唐話，不值一觀，那就辜負作者一番苦心了！

我自民國三年，寫成新劇史後，就沒有續寫劇史的勇氣。因爲那部新劇史，實在寫得

太幼稚了；而且因爲書買之急於出版，沒有得到我的同意，胡侯亂集地裝訂成冊，簡直攪得不成東西。前年我讀了盧靈野先生所著中國戲劇概論，在初期話劇篇中，採用了我新劇史的一部分材料，這是何等地榮幸啊！我以爲我的幼稚作品，決不植當代名人之一份文，不料盧先生之采及葑菲，因盧先生之采及葑菲就加強我續作的勇氣。可惜所有一切參考材料，都在黃口，不及撫出，——也許已成灰燼。這裏所寫，全憑記憶而來，當然不免許多錯誤，還就要請讀者原諒的！

我與盧先生，無一面之雅，但因他的采及葑菲，而促成我此書之着筆。我在這裏，謹以十二萬分熱誠，向盧先生致謝！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朱雙雲序於重慶北溫泉數帆樓三號客舍

目次

一	職業話劇的起原	一
二	溯始職業話劇的進化團	三
三	獨樹一幟的開明社	八
四	新民社的崛起	一一
五	民鳴社和明明社	一七
六	曲高和寡的新劇同志會	二二
七	啓民社和移風社	二四
八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二五
九	溯始男女合演的民興社	三一
十	笑舞台的前前後後	三五
十一	大聲公司和藥風社	三九
十二	到遊戲場去	四二
十三	導社的始末	四三
十四	話劇與新舞台	四七

目錄

十五	武漢的職業話劇	四八
十六	職業話劇在平津	五二
十七	各地的職業話劇	五三
十八	演員表	五五
十九	劇目表	五八
二十	自傳之一章（我與初期話劇之關係）	六一

一 職業話劇的起原

中國之有話劇，始於公歷一九〇二年，即光緒二十八年己亥。始者為上海約翰書院。風氣一開，於是徐匯公學南洋公學民立中學南洋中學等各學校，紛紛繼起。但這一時期的話劇，只限於學校方面，自一九〇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民立中學的學生在優游，在校外組織了交友會，假座畫錦牌坊陳宅大廳公演一次以後，話劇團體，就陸續地產生。不過這時的劇團，猶是課餘或業餘的消遣，並非職業性質。直到一九一〇年即宣統二年庚戌，任天知創立進化團，話劇始踏進職業之門。（詳見拙著新劇史民國三年新劇小說社出版）

話劇之所以踏進職業之門，以及迅速地普遍到各地者：（一）當時一般愛知虛虛的學生，走出學校之後，找不到相當出路，正在苦悶之中，王鐘聲任天知輩遂利用之以營利，且借此以為政治的活動。（二）一般頑固家庭，以倡優隸卒之不齒士類，發覺它的子弟，曾參加過某一劇團，演過某一次戲，——尤其是演旦角，便以為有辱門庭，萬難容忍，就將他逐出家門，脫離親族關係，這般被家庭遺棄的子弟，沒有生存的法，遂利用他僅有

的演劇經驗，從專於職業話劇。(三)一般游手好閒，看到當時話劇之不定有劇本，只憑小才聰明，便可上台演戲，上台之後，不但生活得以解決，且能獲得意外的際遇，一舉兩得，遂搖身一變而為新劇家。(話劇名稱，直至五四運動以後，方才確定，在沒有正名以前，去般入都稱之為新劇，或文明戲)。民國三以後，劇園中盛行一種「投師拜門」的習慣，不論何人，只要你荷包裏拿出數十元的拜師費，以及宴客費用，就有決於辭牒去拜那當時的著名劇人為師，拜師之後，就有上台實習的機會，實習的角色，大概只限兩兩，凡是簡字數少，道目較好，就上台去扮演劇中的丫頭，倘能唱幾句京調，或一支小曲，就能扮演劇中的妓女(這是實習角色)。此外便是扮演劇中的僕役、公差、兵士，以及「七客一過路」之類(註一)。(這是實習滑稽派)。實習者三三三個月，便能每包銀，大約扮旦角的，每月可得十六元至二十元，扮滑稽的每月可得十三元至十六元，再經過了三三個月，看熟了幾齣戲，聽熟了幾段固定的台詞(註二)，便可以跑小碼頭，充正場角色，或自辦團體了。至於實習時期之不扮老生和小生者，因當時之所謂老生，至少限度，須要能讀一二種報紙，稍微明白一些時局，否則上得台去，就沒有長篇大套借題發揮的教訓式的言論可發，沒有言論發揮，便不成其為老生，諺語非不識字人所可能，故練習生不扮老生。小生一門，是個不易討好的角色，而且也要識字，方能吐屬雋雅，因此練習生不願且不致演習小生。

話劇之所以職業化，而且普遍化者：總不外乎上列的四個因素。後來初期話劇之所以衰微，所以爲人鄙棄者：雖與時代有關，然因上列三四兩項所造成之人品太雜，以致演戲愈演愈糟，實爲最大原因。

註六：「七客一過路」，係新劇界的一句術語。七客：指劇中之賀客、吊客、嫖客、賭客、酒客、茶客、看客而言；一過路者：即一個行路之人。凡扮演此七客一過路者，倘能見景生情，應對幾何，當然很好，萬一不能說話，亦屬無妨。

註七：初期話劇之雖多致沒有劇本，但幾齣舞台上常演之戲，如情天恨愛之花家庭恩怨記女律師等，也有固定台詞。例如情天恨的張鶴亭，當其未婚婿慘死，其女截髮明志之時，必曰：「一個人抽上了雅古煙，就管了我們陳張兩家，倘若多數人抽上了雅古煙，不但要亡國，簡直要滅種！」又如女律師之巴山奴，當在法庭上薛樂克要履行契約之時，必曰：「借債既足以亡身，借債就足以亡家，借債就足以亡國」之類是。

二 初期職業話劇的進化圖

中國第一個職業話劇團體，當然是任天知主辦的進化團。天知的家世，人言人殊，或說他是台灣人，或說他是滿洲人，而他自已又宣傳他是西太后的私生子，據我個人觀察，

溯始職業話劇的進化圖

大概是北方人，曾經到過日本，也許入過日本籍，故他有時也名藤堂調梅。他在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與王鐘聲合辦通鑑學校於上海。通鑑學校，是個研究戲劇的專門學校，曾經在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公演過幾次，在上海演的，是迦茵小傳，和張文祥刺馬，地點是在寶善街春仙戲園。只因當時的話劇，不為社會所重視，於是不到半年，通鑑學校即告瓦解。到了一九一〇年，即宣統元年己酉，天知忽在報端，刊登徵求演員的廣告，一般愛好戲劇之汪優游陳大悲顧無爲王幻身范天聲等，紛紛應徵，進化團遂告成立，成立之後，本擬在大舞台上演，因恐不能號召，即遷地至南京，在昇平戲園上演，血染衣東亞風雲新茶花諸劇，營業甚盛，天知得意之至，就在戲園門口，高樹旗杆，杆上懸一白地紅字大旗，上寫「天知派新劇」。因此天知派三字，頗流傳於當時。

在南京上演三月，于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辛亥四月，移動到蕪湖，演於中江大舞台，歷一月，蕪湖警察廳廳長丁幼蘭，以進化團所演之劇，在台詞之中，特有革命宣傳，因下令禁止，天知乃挽出駐甯日本領事，出面交涉，警廳深恐牽動外交，遂撤消禁令，任其上演如故。

六月間，天知率其團員從蕪湖到漢口已定期在棉花街榮華戲園上演，湖廣總督瑞澂，突電滬政府，說他是一鼓吹革命，搖惑人心。清廷最怕革命，就此不問究竟，諭飭瑞澂拿辦。榮華戲園園主李榮齋，得此消息，立告天知，天知以迅雷不及掩耳，囑其團員先行

避匿，已則坐觀其變，並電請駐漢日領營救，不料當天晚上，就有步隊來包圍戲園，天知不得已得，乃越牆而走。

時上海商人經潤三黃楚九等，有新新舞台之想，以新舞台夏氏弟兄及潘月樵等之排演黑籍冤魂、新茶花、拿破崙等新劇之盛極一時，遂決議加入進化團之天知派新劇，以與抗衡；而進化團恰於此時，由漢歸來，乃由沈李舟之介紹，與任天知簽訂合同，其條件為每場京劇畢後，加演新劇一齣，每月由新新舞台給任天知箇人包銀一千元，全團包銀三千元，合共四千元。因新新舞台工程未竣，故留滬守候。

任天知自簽訂合同以後，態度突變，以前凡百團務之事必躬親營，至此不加聞問，完全假手於人，已則終日流連於妓院，不久又染上了雅片煙癮，顧無為汪優游等，不時向他諫勸，但他是執迷不悟，充耳不聞，劇至不與他們會面。

一九一二年，即民元壬子二月，新新舞台工程完竣，定期開幕。進化團商排節目，汪優游顧無為等，都主張以血簍衣，為與滬人相見之第一聲；獨汪君良則主張以尙武鑑為打砲，（尙武鑑即日本小說鬼士官）因尙武鑑所用服裝，為完全新製的和服，藉此可以一新觀衆耳目，天知因演血簍衣之辛玉潔，非常繁重，為自身省力計，遂納汪君良的主張，決演尙武鑑，優游無為力爭之，天知不為動，於是汪顧等相約為消極的抵制，拒絕扮演劇中重要角色。而各扮一滑稽兵士以塞責。上海英工部局的章程：戲園夜戲，不得超過下午十

二時。尙武鑑一劇，需時三小時，開幕的那一晚，時鐘已指十點半，而最後一齣京劇——潘桂芳之打棍出箱，尙未登場，經新新舞台經理孫玉聲之再三催促，打棍出箱，始於十一時三十五分鐘上演，因此一齣尙武鑑，只有半小時可演，爲了時間限制，不得不將劇情，減頭去尾，因劇情的減頭去尾，致觀衆看得莫明其妙，（尙武鑑共分十二幕是夜僅演第三幕及第五幕之上半截）又因迂僂游等不扮重要角色，致演出上缺乏精彩，更因日本裝束，平時沒有訓練，所以上得台去，都是手足無措，——尤其是扮女角的。有此三因，進化團天知派新劇，不但不要觀衆歡迎，且爲觀衆所唾罵，除了天知本人，以及幾個滑稽角色之外，都挨了倒好，演到第五幕上半截，因法定時間已到，不待台詞念畢，突然閉下幕來，致惹起一般不滿意的觀衆，紛紛將橘皮香蕉等等，亂擲台上，秩序因此大亂，如火如荼之進化團，至此宣告失敗。

據當時一般人傳說，這是潘月樵搗的鬼。潘桂芳是潘月樵的族姪，桂芳之加入新新舞台，以及被任後台經理，完全是月樵介紹，月樵與進化團一般團員，表面非常親熱，暗中嫉忌極甚，因爲月樵是新舞台的股東，而新舞台是靠着幾齣新戲生存的，深恐進化團成功以後，影響新舞台的營業，遂暗中囑咐潘桂芳，如此如此。

舊戲本來有一齣時刻的，但其中儘有伸縮餘地，即以打棍出箱爲例吧，全劇分問樵鬧縣打棍出箱四節，若僅演鬧縣，則半小時便可畢事，倘從問樵演到此節，就非一小時半與

上不可。孫玉聲對於舊戲，是有相當經驗，據說戲目排定之後，孫玉聲曾經考核過，以中間來推算之進化團的尙武鑼，是足夠演全的，却不料開鑼戲黃金台，臨時帶演了盤關，武戲泗洲城，臨時多翻了兩場筋斗，多加了兩場擲子，每演一箇節目，差不多均超過應有時間一刻鐘或十分鐘，因此進化團的訂劇，便沒有時間畢演了。

戲畢之後，進化團團員，開了一箇緊急會議，在會議廳上，顯無爲堅決主張與新新舞台脫離關係，到寧波去另謀出路，汪優游主張據理力爭，不可採取斷然處置，而此時的任天知，爲了煙色所累，深恐事情決裂，沒有一千元一月的包銀可得，絕端主張容忍，顯無爲等大爲不滿，自動離團，一時從之而去者，有陳無我等十餘人。明日，三方會商前結果，決定新劇上演時間，以一小時爲限，倘新劇的登場人物過多，團員不夠分配時，得商請京劇演員參加，於是新舊劇的一幕衝突，暫時告一小小段落。

當時的訂劇，都是多幕的，絕對沒有一齣獨幕戲，因此每一齣戲，所需時間，總在三小時和二小時半之間，現在既受了時間限制，又加入京劇演員，削足就履，百無一是，而天知又待過且過，不自振奮，只知將原有的戲，分爲兩天或三天去演，不知另排短劇，以適應時間，因此所演各劇，毫無精采，數日之後，觀眾一見訂劇登場之節紛紛離座而去，這樣地敷衍了一箇月，新新舞台便不客氣地和進化團解除契約了。

在來解除契約以前，進化團有一小小風波，團員黃喃喃，又名黃一南，曾留學日本。

原爲春柳社社員，與同盟會有相當關係，因此與孫中山先生，很爲接近，當進化團開幕之初，孫先生曾在台幕上，題有「是亦學校也」五字。上演沒有幾天，黃喃喃便和任天知發生意見，自請脫離，離團之日，黃喃喃欲把孫先生的題字拆去，說是：孫先生送給他私人的。任天知不許可，黃喃喃硬向公廨起訴，沒有等到宣判，進化團已離上海，此案遂以不了了之。

解約以後，進化團就到寧波去，上演於甬江大舞台，營業非常之盛，但不到兩個月，因各地職業劇團之風起雲湧，犄角之風大盛，同時團員間之磨擦，日趨尖銳化，於是開山鼻祖之職業話劇團體整個進化團，遂四分五裂，散至各地，卽進化團的名稱，亦不能保存了！到了八月間，進化團的布景工人秦湧春，在蕪湖重振旗鼓，擁天知爲團長，一面派人分赴各地，將進化團的老同志汪優游范天聲陳天曉輩，盡行邀來，在中江大舞台演出，進化團因得復興，終以市面蕭條，不能久持，三星期後，卽轉地至揚州，上演於大同戲院，以揚州人之沒有見過話劇，故得座客常滿，可惜不上半年，又因重要團員，發生意見，紛紛離團。進化團之復興，終如曇花一現，進化團之壽命，亦卽終於此矣！

三 獨樹一幟的開明社

開明社，也是職業話劇中的先進，其成立僅後於進化團三年，爲一九一二年卽民元壬

子，社長朱旭東，他是河北人，長於音樂歌舞，開明社初期上演的戲劇，有兩個特點，不同於其他職業劇團：一是劇情的取材，完全是西洋的，故所演之戲，都是西洋服裝。二是每齣戲裏，總有幾支歌曲，幾節舞蹈，實與西洋的歌舞劇，有些類似。北大的名教授語言學家劉半農以及今日在電影界專演老人之李君磐，都會參加過開明社。開明社的處女作，是在民元三月間，在上海大舞台演出，不過這次的演出，是爲響應當時的所謂國民捐，演劇輸捐的。直到八月裏，始在中華大戲院營業，（今大新街惠中飯店址）但只演了三天，比較進化團，還來得短命，其失敗的原因，和進化團如出一轍，也是附在京劇之後，爲京劇演員所嫉妬，不讓你去發展。

開明社第二天在中華大戲院上演的，是歌劇情變，共分四幕，僅演了兩幕，便因時間限制，突然中止，有頭無尾，觀衆既不滿意，劇中又偏重歌曲，而所唱又是西洋調子，不爲觀衆接受。因此演了三天，院主便不容你繼續下去，朱旭東知道在上海之不能立足，而長江中下游間，又看慣了進化團一派的話劇，這獨樹一幟的歌舞劇，也決不能生存，乃率其社員，遠走四川，在成都演出，營業很好。直到一九一三年，即民二癸丑十二月間，始從成都回來，於民三甲寅正月，上演於法租界之歌舞台。此時開明社的作風，已經有所轉變，他不是單純的演唱歐化的歌舞劇，也不時上演天知型的話劇。其所以轉變作風者：一因歐化的歌舞劇之不爲大衆接受，難以號召觀衆。二因歌舞劇之題材較少，編排較難。因

開明社之轉變作風，不久任天知，也就加入了。自從天知加入之後，歌舞劇便如廣陵之散！

此時上海一隅，職業劇團，都爲六家，愛好文藝的觀衆，聚集於春柳劇場，愛看布景和熱鬧的，都到民鳴社去，嫌春柳的戲太冷，而又嫌民鳴的戲太鬧者，則聚集於新民社，因此開明社的營業，自始至終，即沒有相當的繁盛，到了五月間，再也不能掙扎了，就此宣告停業，停業之後，朱旭東率領二十多箇基本社員，仍以開明社名義，應演於南洋羣島者達三年。

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十一月，開明社自南洋歸，團體宣告解散。到了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開明社的基本社員，史海嘯周石吟等，在北京成立了益世社，集合開明社老同志，在新世界上演，朱旭東雖非社長，然仍以顧問名義，在暗中主持社務。開明社在此時期，雖名義不復存在，但它的精神，還繼續地存留着。直到一九二三年即民十二年癸亥，北京話劇被禁，史海嘯一怒而改業，益世社的名稱消滅，開明社的實質，也就從之而亡。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政府對於話劇，是一貫地要把它消滅，滿清時代以認話劇是宣傳革命，軍閥時代又認它爲赤化宣傳，而話劇的暴露社會黑暗，描寫官場腐敗，更爲封建勢力所不容，少數劇人之偶然發生桃色事件，尤爲一般不滿話劇人們的攻擊材料，因此各地話劇的被禁，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民二以後的開明社，雖不常演歌舞劇，但它的基本社員，如史海嘯、朱孤雁、孫琴心、朱小隱輩，不特能歌能舞，而且每箇人，都有一些音樂技能，所以益世社解散以後，益地舞場的樂隊中，很有些開明社的老社員在內。

開明社在職業劇團中，是箇老不得志，埋頭苦幹的一箇團體，但它的組織，是相當的合理，基本社員，除演劇之外，每日還有幾項必修科，如練習音樂、練習歌舞之以及讀劇本等。現在一般戲劇界中人，往往以爲初期話劇，是只有幕表，而沒有劇本。其實不然。開明社的精癡、菊花女、復活等劇，是均有劇本的。

四 新民社的崛起

新民社在初期職業話劇史上，得佔重要之一頁着，實出它創辦人鄭正秋資料之淵。鄭正秋是廣東的一箇士商，人極聰明，寫白話文，頗生動有致，常在報紙發表雜劇文字，因此認識了新舞台的夏氏弟兄，夏月珊且與之結爲金蘭之好。當時新舞台的黑籍冤魂，大爲社會所稱賞，亞細亞影片公司駐華經理伊什爾，要想把它收入鏡頭之攝成影片，因托中國營業公司的職員經營三和張石川去接洽，經張與夏氏非素識，就轉托正秋去說項。正秋與月珊商談的結果：新舞台整索一萬元的代價。伊什爾認爲索價太高，未成事實。正秋靈機一動，遂商同經張二人，囑托王兩生，收集了十幾箇進化團中不甚著名的團員，編了幾

簡劇本，如活無常、假死試妻恨海等，要求伊什爾攝成影片，每片索價五百元，伊什爾以中國影片，此爲首創，且代價甚廉，因接受其請。正秋等即在寶安里租下一幢住宅，作爲天宇第一號的中國影人宿舍，正秋等對於這羣影人的待遇，除供給膳宿以外，每月還津貼每人零用二十元，這羣影人，自從進化團解散以後，流浪在小碼頭上，過着大餅生活，非常艱苦，現在得着比較安定的生活，當然樂於用命，因此不上一月，就攝成三片，三片攝成，伊什爾因事回國，臨行與經張等約定，不久即回到上海來繼續工作。正秋等在三片之中，除去開支，約有千元的利得，又因伊什爾約定續攝，所以對於影人，照常供應，這是一九一三年即民二癸丑二月間的事。

攝片停頓之後，最初兩箇月中，影人的一切費用，是由正秋營三石川三人共同負擔，到了五月裏，經張二人，既不聲言脫離，又不負擔經費，一切責任，無形地移轉到正秋一人身上去了，正秋眼看八月中秋，不久就到，債務到了那時，是不能不了之情急智生，自編了兩齣戲：一齣是苦丫頭，一齣是奶娘怨，這兩齣戲是有連續性的，正秋在前齣戲裏，自演男主角卜靜丞，後齣戲裏，扮演女主角奶娘新梅，於八月十五六兩夜假座團明樓路關心大戲院，用新本社名義演出。在正秋的原意，只要演戲之後，除去演出費外，能夠將債務償清，便把團體解散，至因此一演而造成正秋在初期話劇裏的重要地位者，這是他始料之所不及。

上海人既極度的崇拜偶像，又極度的愛好新奇，鄭正秋自從李本初喊譚鑫培的倒好，致李爲黃楚九所毆辱，而正秋出頭打抱不平，又爲黃楚九訴諸公廨，致激起社會公憤，結果由譚鑫培登報道歉，正秋得到最後勝利以後，在社會上大名鼎鼎，而話劇又久不見於上海，正秋更是一個宣傳的能手，因此公演兩天，場場滿座，除去開支還債以外，還有餘利可得，（這次公演的票價是分兩元一元兩種每天的收入約在七八百元之間）正秋於是改變初衷，租定了南京路謀得利劇場爲長期演出，新新社新劇，因得盛行於當時。

新新社在謀得利演出，是在一九一三年即民二癸丑八月間。所演的戲，如惡家庭尖嘴姑娘雌老虎酸娘子等，淺顯明白，頗爲一般社會所歡迎，而申報自由談編輯玉鈿根，中華民報編輯管義華，時報主筆包天笑，又經常地大寫宣傳文章，因此上演三月，獲利頗多，經營三張石川以新新社的基礎，是三人合力建成的，今日的收穫，不應由正秋一人獨享，因提出分潤問題，正秋堅決拒絕，經張等遂將新新社一部分重要演員，用重價挖去，租就法租界歌舞台舊址，成立了民鳴社。新新社經此打擊，幾至不能演出，幸由社員顧靜鶴從蘇州邀來新劇研究會會員徐寒梅陳素素等，得以勉強支持，但新新社的一般老主顧，完全跟了王惜花黃小雅郭詠霞等，移轉到民鳴社去，因此營業日衰，恰巧此時進化團的台柱，汪優游王无恐凌憐影李悲世等由湘來滬經我介紹（我與優游是上海民立中學的同學又是開明演劇會的同志），加入新新社，第一天演情天恨，第二天演愛之花，第三天演險姻緣，

這幾個由湘歸來的劇人，既有豐富的舞台經驗，又有相當的演劇技巧，當然不是新民社民鳴社所有演員所能及，新民社的精神，為之一振；營業亦為之日盛。

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元旦，新民社為發展業務起見，特從僻處南京路黃浦江邊之謀得利，遷移到福州路石路中天仙戲園上演，地點既適中，座位又較多，營業當然更盛。到了三月間，顧無為鄭劍魂等從長沙來，在優游以顧無為之為幹才，倘為民鳴所得，必為新民之敵，因方向正秋介紹，正秋也決定請他加入，不料王无恐爲了本身利害關係，在正秋歡迎無為席上，對於無為，十分冷淡，且說了幾句幽默話，無爲於是謝絕新民之聘，毅然加入了民鳴社。

顧無為加入民鳴社後，即爲民鳴社編演李蓮英一劇，因旗裝戲之爲創見，故營業特盛，新民社大受影響，時民國日報編輯葉楚傖，時報主筆包天笑，均參加新民社的寫劇工作，天笑即主張編演西太后以爲抵制，優游說：「我們與其步人後塵，而演旗裝戲；不如別開生面，而演古裝戲」。正秋因不接受天笑之建議，而編演武松、花木蘭、貂蟬等古裝戲。西太后一劇，遂爲民鳴繼李蓮英之後而連續上演。他日新民社之不能自存於上海，終爲民鳴社所合併者，實種因於此。

到了四月間，營業日益低落，不能支持下去，正秋乃召集幹部，籌商補救辦法，在優游王无恐主張搬到漢口去，正秋從之，即派顧靜鶴赴漢接洽。靜鶴到了漢口，就商之春記

大舞台，（今特三區漢安里城）春記負責人鄧傑卿，因民元徐半梅湧領導之社會教育團上演大舞台之不能離召觀衆；又因民二汪優游上台演福琅戲園之僅有三天壽命，頗懷疑詭劇之不能生存於漢，一口拒絕。經靜鶴再三游說，始由傑卿提出遠反前後台分賬習慣之苛刻條件（註一），正秋急欲離開上海，俾免虧累日增；又因新民社的戲台，不適於舞台裝置，決於離滬時間，雇工改造，預備八月間，再來大幹一下。況且正秋沒有跑過碼頭，幹過分賬，習慣法究竟怎樣？他也莫明其妙！就將漢口開來條件，全部接受，正準備起行間，不料以前從蘇州邀來的一般劇人，聯合起來，向正秋要求家費，其條件爲在出發以前，由社方預付各個人安家費，以一個半月包銀爲準。此一個半月之安家費，須回滬後，再在每月應得包銀項下，分期扣還；更由社方預發包銀一個月（註二），正秋以漢口台方所要求提供之保證金，已經匯出，改造舞台之工價，已付出一部分，赴漢爲已成事實，不容改變，遂不得不接受其社員所提條件，而以高利貸得五千元以應之，新民社新劇，遂得於五月下旬，在漢口春記大舞台演出。

新民社在漢口，總處這五六月的大晴天，但營業却始終不衰，那時漢口的習慣，夜場是五點鐘開幕，我還記得上演空谷蘭的那天，下午一時，便開始上客，四點鐘已拉鐵門，其盛況可想而知！演到八月初八，新民社想回到上海，趕中秋節，前台鄧傑卿以大劇所在，堅不放行，經正秋再三交涉，結果是放棄了所提供的一部分保證金，並預訂了年底

再求上演的契約，始得安然回滬。

上海的戲台，是改造過了，所用的布景，是用重價請了日本畫師，重畫過了，初以為新民社回來以後，必有幾天轟動，豈知上演的第二天，又恰值舊曆中秋節，而觀衆卻不擁擠，以後更如江河日下！兩個月後，民鳴社的張石川對正秋說道：「我們本是好朋友，何必分道揚鑣，新民社已到達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不如趁早結束，將社中優秀分子，帶些過來，和我們合作吧！合作之後，你可專心戲劇，不再爲社務所分神，也許你的成就，比較現在爲更大哩！」正秋，怦然心動，復經幾度商洽，合併遂成事實，新民社一部分社員，即於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子二月初一日，合併於民鳴社，正秋在民鳴社聯合公演五天以後，就帶了王死恐李悲世等，又到漢口去，以露宿約。

到漢後，仍以新民社名義，於一九一五年，即民四乙卯元旦，重演於春記大舞台，因陣容之不如去夏整齊，故營業遠不如前，三個月後，漸感不能支持，乃於每場話劇之前，邀約票友，加演京劇，以資號召，但結果仍然無效。強自掙扎到十月間，已經是百孔千瘡，虧負累累，不得已宣布停演，新民社即從此而消滅。

(註一)舊式戲園之分賬習慣，例由前台於訂約之日，借給後台洋若干元，其數自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其理由因售票由前台擔任，票款全在前台之萬一戲畢之後，前台不將後台應得之票資，清盤後台，後台持以此種款項抵扣。又後台演員人等之宿舍，

樹歸前台起資，而旅費應由後台共同負擔。章程定舞台與演戲經費，由後台道而行之。(一)訂約之日，由後台提供保證金四千元於前台，契約終止之日，如後台無違反所訂合同之任何一條者，前台即將保證金，如數發還。(二)所有往來旅費，以及演員宿舍，完全歸後台負擔，不與前台相涉。

(註二)當時職業劇團之習慣，包銀每半月一發，先發後演，不支不欠。

五 民鳴社和明明社

民鳴社是經營三張茶莊等匪人合資創辦，因新民社之利市三倍，欲與正統分潤，爲正統所拒絕，遂而以重價撿得新民社大部分社員而組成，因於一九二三年即民二癸丑十一月，正演於法租界歌舞台舊址，營業相當之好。到一九二四年即民三甲寅元旦，搬到英新街中華大戲院舊址去演出，因地點之適中，容量之較多，設備之較佳，建築之較新，故營業之盛，勝於新民。三月間，加入了顧無爲等一支生力軍，起初並無驚人的表見，自從上演李蓮英，民鳴社便不時客滿，繼之者爲連台三十二本西太后，民鳴社遂盛極一時了！

當時民鳴社的主要角色，是陳大悲和陸子美。鄒劍魂以資望較淺，故加入以後，輒感英雄無用武之地！劍魂是與無爲連帶加入的，無爲最好面子，因取編委女士所寫之清宮二年記，加以穿插，編成連台新戲西太后，即以劍魂主演，那拉氏，俾劍魂得有以自顯，

而民鳴社的舞台裝置熊松泉，又恰從北京游歷回來，憑他親身經歷，製出了幾場富麗堂皇的像真布景，又設計了幾件輝煌璀璨的錦繡旗裝，單憑這一點，已足轟動一般愛看熱鬧的上海人；更加上此劇舞台之特別熱鬧，一幕戲往往有五六十人上場，觀眾豈有不詫為新奇，而爭以先觀為快者嗎？因此每本西太后，在每星期中，可復演至三四次之多，在當時還沒有開一齣戲連演幾天的風氣）。二年零三個月壽命之初期民鳴社，得獲利至十萬元以計者，完全是西太后的功量，故當時社會上不談民鳴社則已，談到民鳴社，必及西太后。民鳴社自從新民社歸併了它，民鳴社的陣容，益加完整，營業益加發達。在十九二五年與民四乙卯，民鳴曾有三齣歷史劇的排作：（一）堯舜（二）閔子騫（三）東郭賚人。所用服裝、道具、布景，完全新製，絕對不同於舊劇，但其結果，是不為觀眾歡迎。到了五月間，顧無為因與經營三發生意見，乃托病請假，民鳴社遂邀任天知來代顧無為，却不料天知老景頹唐，毫無生氣，致營業頗受影響。六月底，民鳴社內部改組，經營三脫離關係，顧無為即銷假登台，不久袁世凱授意於所謂洪憲六君子，發起籌安會，顧無為特寫一劇曰皇帝夢者，以諷刺之，上演之日，座客為滿。不知誰人，以此密告於統率辦事處，統率辦事處，遂嚴令上海當局拘捕顧無為，治以「藉劇煽惑，謀為不軌」之罪。（此八字罪狀見當日統率辦事處之電令）

民鳴社在英租界，顧無為的寓所，也在英租界，在租界上拘捕政治犯，是相當地嚴

頗，十月，二十六日，爲民鳴社社員凌憐影的婚期，憐影寓在華界，幹探捕工作的人們，是何等地興奮！知道憐影婚期，無爲必去道賀，他們早在凌宅門前守候，無爲本不想去賀喜，因民鳴社欲邀李悲世加入，而李之與凌，交誼頗厚，預料悲世必在凌宅觀禮，遂欲利用這個機會，拉攏悲世加入民鳴，因於下午三時，親到凌宅賀喜，不料車甫及門，卽爲緝捕所拘。由該管警局解到警廳，再由警廳轉解滬護軍使署，當卽由我緊急地去報告民鳴社負責人張石川，連夜約定了丁榕律師，於第二天清晨去到護軍使署營救，時統率辦事處駐滬專員楊小川，與顧無爲會有一面之雅，而與丁榕又頗有交誼，經丁榕之再三說項，楊小川始允從寬辦理，決於可能範圍內，保全無爲生命，結果是判決徒刑三年，發交紹興原籍執行。

自無爲入獄，民鳴社乃邀王无恐以補其缺，而鄭正秋又恰從漢口失敗歸來，復在民鳴上演，故其陣容，仍相當完整，其營業仍相當興盛。到了明年二月底，民鳴社與房東所訂之租期屆滿，房東欲增租金，民鳴社不允加租，談判遂告破裂，鳴民賦因而停頓，此爲初期的民鳴社。

房東之所以要求加租，因劉鐵夫等，正在謀挖這所戲園，民鳴社既拒絕要求，房東孫直三遂將這戲園租與劉鐵夫了，劉鐵夫就邀約了王无恐等一羣人，一方面更約京劇名旦馮春航參加，（馮春航就是清末明元在江南京劇界中很負聲望的馮子和）用明明新劇社名義

演出，營業非常低落，一個月後，又加入了夏月恆，（即新舞台夏月珊之兄，是十個有名的武丑）編演黃天霸，（這個黃天霸是用箭衣馬褂紅頂花翎演出的）營業仍然不振，勉強支持到四月底，明明社便與世長辭了。

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三月，浙江朱瑞，因反對袁氏為帝，而宣布獨立，顧無為因待出獄。民鳴社之停頓，雖因房東之要求加租，但因顧無為之被捕，以致張石川無意經營，也是一個重大原因。顧無為既出獄，張石川本有復興民鳴之意，會顧無為假座福州路丹桂第一台公演出獄紀念戲，三天之營業特盛，更加強了石川復興民鳴的決心，恰巧明明社停演，石川遂接受房東的要求，就舊地重幹起來，這却難為了鄭正秋了！

初期民鳴社停頓以後，我和汪優游等組織大成社，在廣西路笑舞台演出，鄭正秋也是參加的。民鳴社既捲土重來，正秋因友誼關係，不得不脫離大成社而回到民鳴社去，古人說得好：「兩雄不並立」。正秋與無為，當然是不兩立的。在民鳴社的本意，頗想打倒大成社，以遂其壟斷之私，故常在暗中，進行破壞工作，而正秋爲了將來萬一與無為明顯地衝突以後，有大成社做他的退步，故在暗中，頗難繼大成社，有時民鳴社計劃好了一種不利於大成社的行動，而大成社輒能先事預防，因此顧無為頗懷疑鄭正秋之洩漏秘密，兩人暗中的衝突，至是而益尖銳化。

中期的民鳴社，以陣容之不如大成社，兩巨頭之不並立，故始終沒有賣過一天滿座。

在七月間雖加入了春柳社一部份社員，如馬絳士、蔣鏡澄、夏赤鳳等，也無濟於事，到了九月中，無爲目觀營業日落，無法挽救，遂托病請假，長日大爲灰心，卒於十月底，又告停演，故中期的民鳴社，僅有六個月的生命。

在此六個月短短過程中，有一事值得一記：願無爲常取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記史實，編成新劇，上演之日，爲英巡捕房所禁，無爲請其禁演理由：則以孫先生本人不願將此史實，演諸舞台爲答。無爲立趨孫宅，求見孫先生，孫先生當即親書一片，文曰：「民鳴社演孫中山倫敦被難記，本人並不反對。」無爲以此片示捕房，捕房語塞，許其上演如故。

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四月，張石川租就了杭州城站第二台，約正秋優游初我加入合作，仍以民鳴社名義演出。杭州是從來沒有這樣健全的話劇，所以營業很好，一個月後，上演西太后，營業更加發達，但石川與房東所訂合同，僅三月之誓，而房東之間，又發生了裂痕，因此合同期滿，不再繼續，民鳴社又暫時停頓了。直到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民鳴社又出現於笑舞台（詳第十章笑舞台前後篇）。

在西太后一齣戲中，登場人物，有時幾達百人以上，民鳴社根本沒有這多演員，因此另外組織了一個青年社，公開徵求社員，凡社員應征入社者，除由社中供給膳宿外，並有登台實習的機會；在實習期內，每登場一次，更得享受兩角小洋之津貼，一時入社者頗衆，而西太后劇中，所有的太監、宮女、侍衛，以及士兵等等，統歸這青年社社員包辦。

故一般人都稱他們爲「文明龍套」。至青年社的社長，卽由張石川之弟張偉濤擔任。後來在話劇界中頗負一時聲望的名旦夏天小生林雍容，都是青年社出身。

六 尚和寬的新劇同志會

在當時不以低等滑稽，來迎合中下層的社會心理；更不以淺薄的教訓，來將就觀客，而能以藝術精神來領導觀衆的，無疑地就是春柳劇場的新劇同志會了。新劇同志會的前身，爲春柳社，於一九〇七年卽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在日本東京成立，不過當時的組織，純爲課餘消遣，不是營業性質，社員爲陸鏡若李叔同（卽今之弘一法師）歐陽予倩吳我尊馬絳士等，到了一九一二年卽民元壬子三月，陸鏡若歸自日本，遂改名爲新劇同志會，在上海張氏味莼園安壇篤演出，不爲時重，去而至蘇州，又不得志，乃於一九一四年卽民二癸丑正月，去而至長沙，新劇同志會至此，漸漸地職業化了。它在長沙，頗爲一般人所稱許，故湖南都督譚延闓氏尤激賞之！以身爲當地都督，天天坐在前台觀劇，感覺到許多不便，因商諸陸鏡若，欲在後台佔得一席之地，以過其戲癮，但後台除司幕者，在台側有一坐位外，別無坐位可設，鏡若以實告之，譚氏因此自動的爲新劇同志會盡司幕之義務，俾得自由地，方便地看它的戲。

一九一三年卽民二癸丑十二月，新劇同志會主幹陸鏡若因話劇之在上海，已漸爲社會

所認識，乃率其會員，從長沙回到上海來謀發展，賴張靜江吳稚暉之助，得於民三甲寅正月，在謀得利演出，名其劇場曰春柳者；蓋表示其不忘根本之意。

新劇同志會，所演出的話劇，其姿態距離成熟時期的話劇很近，雖非全有劇本，但重要地台詞，是固定的，而它的名作，如不如歸、社會鐘、熱血、家庭恩怨記等，都有劇本；社會鐘一劇且曾由文明書局印行過的（卷首有吳稚暉的序文）。對話完全國語，決沒有當時其他團體之國語、蘇州語與南京、上海語之雜然並作的弊病。不過當時能夠了解藝術的觀衆，究居少數，所以春柳劇場的營業，是難得發達，除上演不如歸家庭恩怨記，能賣幾個滿座外，平日の上座，總是寥寥無幾，因此虧折疊疊。鄭正秋以其營業的低落，也許是地利關係。因於一九一五年即民四乙卯元旦商得陸鏡若同意，將它搬到福州路石路天仙戲園新民生社的故址來上演。當時的組織，是分工合作，正秋担負前台，鏡若担負後台，但其結果，仍復故我依然，兩個月後，正秋無意繼續，乃與後台解約，新劇同志會仍搬回謀利去。時新劇同志會的內部，已沒有先前那樣團結，如歐陽予倩脫離新劇同志會而加入民鳴社等，因此營業更壞，強自掙扎了兩個多月，遂以歇業而告終。

停演不久，鏡若以積勞成疾，神吟病榻者，幾三月，延至九月間，竟憂志而歿！新劇同志會全體會員，爲之開追悼會於謀得利，參加者甚衆，當報告死者事略時，會員個個流淚，馬絳生尤痛哭失聲。戲聯甚多，我猶記得包天笑的一聯如下：

似此英年之忍聽飄零誰之罪？

竟成悲劇，空教惆悵不如歸！

誰之罪不如歸是兩齣戲名，也是醜態者的得意之作。

在追悼會的那天晚上，新劇同志會特上演胭脂井一劇，以爲新劇同志會最後的演出，從此春柳劇場新劇同志會遂因鏡若之死，而與之俱逝！

新劇同志會之所以能夠支持一年半之久者，因其演員的包銀，數字甚小，從沒有人拿過一百元以上之月的，而且一般會員，多半是愛好戲劇，並不斤斤於包銀之拖欠，因此營業纔然低落，仍能有比較長時間的維持。

七 啓民社和移風社

啓民社是孫玉聲主催的，它只有半年的歷史從一九二三年即民二癸丑十二月始，到一九二四年即民三甲寅五月止，其夭折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同一時期之區域，職業劇團太多，無論在事實上，環境上，當時實不需要這許多團體，而啓民社又不能如新民民鳴新劇同志會一般地得到基本觀眾。其二，是它的地點，僻處在貴州路，又係臨時建築，在形式上過於簡陋，但它的社員，半爲知識分子，今日電影界的周劍雲律師界的風昔醉，都是當初啓民社社員。

移風社的起訖，與啓民社相差無幾，也只有半年的短短歷史。地點在華界福祿路，是就一家住宅的大廳及其庭院所改造的，主辦人是林孟鳴他是社會教育團的老團員（詳見新劇史）。移風社失敗的原因，與啓民社如出一轍。

在此小小過程中，因內部改組，曾於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三月，改名爲文明新劇團。

八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第一屆新劇公會，其壽命只有一箇多月，其工作只舉了一次聯合公演，以後便無形地解散了。公會的發起人，是許嘯天和王漢祥，嘯天是民鳴社的劇作者，漢祥是一箇非職業的劇人，但他與民鳴社的張石川是有相當關係。當時劇團的聲勢，以新民民鳴爲最盛，不過它們是對立的，因公會發起人之屬於民鳴方面，故新民社懷着戒心，而趨於消極，至於新劇同志會又有些瞧不穩當時的一切劇團，抱着「不屑爲伍」的態度，更來得消極，而開明社又與各劇團不通氣，它的社委會經這樣的對我說過：「我不知究竟爲了什麼？一縱戲劇工作者，都視爲洪水猛獸，一箇箇的躲着我，不肯和我接近」。這可知開明社的孤立了，基於上列種種原因：新劇公會的短命，是必然的，但許嘯天等却也煞費苦心，知道會長一席，必有問題，各箇劇團，各有其領袖，而各領袖又各不相下，公會會長，不論任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何領袖應選，那落選的劇團，必然紛紛退出，因此預先商得各劇團同意，將新劇公會的會長，請出一個局外人在洋來担任。

汪洋：號子實，是中華民國報的總編輯，他與各劇團，都有相當聯絡，由他主持會務，是沒有人反對的，且華國人的關係，轉而服從公會的決議案，聯合公演之得以演出，未始不是汪洋的力量。

聯合公演的目的，是單純地爲了籌措公會經費，當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三月，新劇公會宣告成立之後，第一箇決議案，就是集合六大團體，定期舉行聯合公演，這議案通過之後，新民主辦的戲世界報和民鳴社主辦的新劇日報，就開始筆戰，欲知當時筆戰的癥結所在，且抄當時戲世界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頭，是「對於聯合演劇之意見。」以下就是原文：

（上略）比聞新劇公會，已於前日議決辦法，擬定劇目，將於春聲聲中開演。開新劇未有之巨觀，爲全國劇界之所觀瞻，有關前途，良非淺鮮！用是余小子不揣固陋，竊欲貢其款款之愚，以與諸先進一商權焉：

一、對於辦法上者

（抱點）公會之意，擬至各劇社輪演，其先後則以抽籤定之。

記者曰：聯合演劇，雖能轟動一時，然其擇地，不可不慎，若必泥於輪演規定，而以

堂堂之聯合公演，舉行於屢陋塵少之文明新劇團，既無以容多數之觀衆，復無以鼓演者之興趣，形式與精神相輔而行，形之不存，神將焉附！故吾謂舉行之地點，莫妙於民鳴，蓋其容積既大，交通又便，且其輪奐之美，實爲各社之冠，以之爲合演之場，最爲適當，新民尙可勉強，開明已非所宜，以其僻處法租界也，至若春柳啓民，則以地僻場隘，竊恐不合於用！

（角色）公會之意，擬將各劇人，區爲派別，而以抽籤法定之：如演恨海，則舉現在之飾張鶴亭者若干人，筆之於籤，當衆抽之，抽得何人，卽由何人扮演。

記者曰：此大不可也。所貴乎聯合公演者：貴在遺其粕而萃其菁耳，若以抽籤法定之，必將高下懸殊，損及全劇，譬如恨海！伯和棣華兩角，均抽得上選人才，而於鶴亭一角，適抽得演藝幼稚之輩，一着滿盤都是輸，如是而欲求其劇之足觀也，不其難哉！此抽籤法之不可行者一。同一悲旦角色，然恨海之張棣華，與血淚碑之梁如珍，其間蓋有不同，故善演恨海者，未必兼善血淚碑，凌憐影陸子美是其證也。使恨海與血淚碑兩劇並演，而所抽各得其反，則聯合公演，將永無完滿之日矣！此抽籤法之不可行者二。以吾一得之愚：則支配角色，莫如逕由公會量才使用，以成美滿之劇。

一、對於戲劇上者

公會之意：第一次聯合公演，擬在梅花落血簑衣祖國恨海家庭恩怨記血淚碑六劇之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中選擇一劇。

記者曰：血淚碑一劇，罅漏滋多，毫無價值，夫以堂堂之聯合公演，而演此毫無價值之戲，豈不貽笑通人，而自貶其價值乎！故血淚碑一劇，可證勿論之列。

恨海家庭恩怨記兩劇，雖爲一時名著，然其價值，則遠在梅花落祖國以下，况復正角過少，——即配角亦不多，亦不適宜於聯合公演。

祖國爲世界名著之一，合演此劇，大足爲劇界之光，顧有不能演之道二：請分述之：一、劇中人物，都係貴族，談吐舉止，異於常人，第是現今劇人僅能描寫中下社會，且純以上海爲歸，（此黃遠生先生已先吾而言）若偶飾上等之人，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矣！（例如某劇人飾紅樓夢中之王熙鳳有一「憐箇接書」云云）故祖國一劇，萬不可演於今日，若必演之，必致唐突名著，而貽譏大雅！

二、劇中之加能利貞以及利貞夫人，舉全滬劇人，無能勝其任者，吾不知聯合公演，將曠以飾之？若以優游飾夫人，差能勝任，（優游在進化團嘗飾此角）然乏加能之選，亦徒喚奈何而已！况優游之飾夫人，亦非得意之作也。

血簍衣爲日本名著，其價值雖不逮祖國，然亦未始非一較佳之劇，合演此劇，殊爲適當。惟以武田永無勝任之角，辛月蓮之相當之選，求至責備，則血簍衣亦非所宜，以予一得之愚：則聯合公演，莫善於梅花落。

梅花落情節既佳，且需角又多，且聲譽甚隆，演之必能叫座。公會不乏明達，請一察予言！至劇中角色，予亦謬擬如下，以供公會之參考！（下略）

這篇文章裏的所謂「公會」，實在是捏許嘯天。汪洋雖是會長，然實際是由嘯天負責，在嘯天之意，第一次聯合公演，擬演血箋衣和血淚碑兩劇，但新民社却堅決地主張上演梅花落，因在這齣戲中：汪優游的波臨頓，和鄭正秋的老大佐，都演得相當的成功，爲了本身利害關係，不惜借著機關報來推助波瀾，希冀它的主張實現；而民鳴方雷，又同意於嘯天所提出之血箋衣，因爲這是願無爲的拿手戲，這就使公會方面感覺困難了！幸經汪洋之一再疏通，雙方始各放棄主張，另定了其它三劇：（一）遺囑（二）女律師（三）情天恨，地點也決定在民鳴社。

在支配角色的一箇會議席上，新劇同志會的陸鏡若，首先聲明：新劇同志會會員，不能參加聯合公演，因爲不慣演幕表戲，但他箇人，願在公演的那天，盡司幕的義務，以示其合作之誠意。復經汪洋一再商洽，新劇同志會的吳我尊和馮叔鸞，始在情天恨劇中，參加了兩箇嫖客。

經種種困難，新劇公會主辦的上海六大團體第一次聯合公演，得於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在民鳴社演出了，收入在七百元以上，其演出表如下：

第一齣 遺囑

短命的新劇公會和曇花一現的聯合公演

初期職業話劇史料

唐 福

徐幸梅 (新民)

田 勉

楊潤身 (民鳴)

田 公

馮海風 (民鳴)

田 道

姚雅鳴 (文明)

田 忠

曹龍鎰 (開明)

唐 公

徐青樵 (開明)

律 師

陸子青 (民鳴)

謝 譯

張則鳴 (民鳴)

第二齣 女律師 (即「文尼市商人」)

飽 棧

汪仁游 (新民)

巴 奴

鄭正秋 (新民)

葛 田

朱私龍 (民鳴)

梨 紗

徐寒梅 (新民)

薛 克

鍾錦香 (民鳴)

安 尼

王光忍 (新民)

貝 乃

朱雙雲 (新民)

貝 記

周江潮 (啓民)

推 察

吳荷慶 (啓民)

檢 官

葛劍胆 (啓民)

第三齣 情天恨

張 鶴

任天知 (開明)

張 華

陸子美 (民鳴)

陳 伯

袁天影 (民鳴)

張 太

蘇石癡 (新民)

李 富

顧無符 (民鳴)

張 貴

張治兒 (新民)

陳 啓

韓達心 (啓民)

玉 天

沈冰血 (新民)

辛 德

傅秋森 (新民)

賈 仁

蕭天呆 (新民)

花四寶	鳳儀影 (啓民)	妓女	張翠翠 (民鴉)
妓女	邵發霞 (文明)	妓女	土惜花 (民鴉)
鴛母	陳鏡花 (新民)	大姐	與雙笑 (文明)
嫖客	吳我尊 (春柳)	嫖客	馮叔鸞 (春柳)
嫖客	李悲世 (新民)	嫖客	錢劍胆 (新民)

第一次聯合公演，勉強地演出了，在表面上雖沒有開什麼笑話，但暗潮甚大，兩家機關報之筆戰尤烈。許驥天和王漢祥因就知難而退以後，再沒有召集過會議，第一屆新劇公會，就這樣地結束了。

九 開始男女合演的民興社

因上海英租界之不准男女合演（註一），故從進化團到和平社的十八年過程中，從沒有女劇人參加過。民興社在法租界，法租界向不限男女同台，因此終民興社的歷史，在上海總是男女合演，惟在蘇州是例外。民興社是蘇石凝發起，石凝本是新民社社員，因演珍珠塔與王无恐在台上鬧了意見，怒而脫離新民社之後，設法拉攏張職民張梯雲兩昆仲，由他們投資，得在法租界設舞台舊址，成立民興社。其揭幕是在一九一四年即民三甲寅七月間，民興社有兩點不同於其它劇團：一是男女合演，但它的男女合演，於男女扮演角

開始男女合演的民興社

色，並不劃分得嚴密，例如錢天吾朱天紅本是女性，而她却經常扮演男角，王凌波王幻本身是男性，而他却不時扮演女角。二是它們的作風，一貫地在每齣戲裏，加強滑稽成分，如鄭元和之特別主重在教歌一幕，刁劉氏之特別主重在滿台唱春（註二）。後此遊戲場裏所盛行之滑稽團，獨脚戲等，實受它的影響。

在當時職業劇團裏，有兩箇巨角，是爲一般觀衆所稱道：一是新民社的凌憐影，一是民鳴社的陸子美。凌憐影在新民，是一百二十元一月的包銀，民鳴社在籌備期中，即以二百五十元一月的較高代價，預付兩箇月包銀之優越條件，唆使憐影脫離新民而加入民鳴，憐影爲利所動，即與民鳴社簽署契約，時新民正有漢口之行，正秋得此消息，深恐憐影他就，影響新民營業，乃托夏月珊調解，因月珊與張氏昆仲，是有相當的交誼。調解結果：除憐影退還民鳴社預付之五百元外，並在民鳴社義務演戲一月。這退還的五百元，以及憐影義務演戲時期的包銀，不消說得，統由新民社全部負擔下來，否則憐影是不會許可的。

民鳴社的女社員，以梁一嘯爲最著名，其次便是沈儂影，她們都是愛華社社員，愛華社是汪君良所主持，社員完全女性，曾附屬在民鳴社，專演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日場，票價甚廉，僅分一角二角兩種，故營業尙佳。

民鳴社在上海，足足演了兩年，在此兩年之中，時有特殊表現：如聶石齋之大要講

蛇（註三），康泰爾之擂台比武，（註四），又如隨票摸獎票有中獎希望，擬製上古裝束，以倉頡造字為題材，編演倉聖以投姬覺彌之所好等等（註五），想盡種種方法，卒以營業日落，於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七月，搬到蘇州閶門外去演出，在蘇州以限於官廳法令，不能男女合演。

民興社在蘇州的歷史，比較任何劇團為悠久，它自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七月起，直到一九二四年即民十三甲子七月，因齊盧戰事，方纔解散的。民興社到蘇以後，作風又經一番轉變，在初期演出的，仍是上海所演的一派民興型話劇，不過不合理的滑稽，更加強調；而後來盛行的江北空城計，雷波打嚴嵩等，都胚胎於此。到了後來，它的作風，又趨向京劇方面，起初僅在時裝劇中，加些皮黃，美其名曰新歌劇，久而久之，就老實不客氣地抄襲京戲的那一套，大演其三十六本狸貓換太子二十四本漢光武復國定南陽了，民興社在蘇州，能夠支持七年之久者以此；而後此話劇之形成非驢非馬，為人鄙夷者亦以此。

民興以前，一般職業劇人，雖以此為生活，但無論如何，它們總不肯以生活關係，而犧牲其話劇的本來面目，其中的中堅分子，又始終認定是一種社會教育，不肯苟且從事；即一般經營話劇業者，雖以營利為目的，但終不敢將整個話劇，弄成不新不舊，非驢非馬！孔老夫子痛恨始作俑者，我於此就不能為張氏恕！

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八月，王茂亭吳寄塵等一輩沒有到蘇州去的民興舊部，集合了

原有的女社員，加入了汪優游沈映健等，仍以民興社名義在原址演出，此時話劇在上海，只有民興社的陣容較為嚴整，故營業甚佳，雖在演出方面，也因汪優游等之不肯隨便胡來，在此較上是嚴肅得多，雖然它們仍不肯放棄教唱唱春等拿手戲。這後期的上海民興社，直到一九一八年即民七戊午五月，因汪優游等之想擺脫陸而宣告終止的。

註一：上海英租界，向不准男女合演，當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玉成戲園應英界設法請男女合演的許可證，但不到十天，即為工部局撤銷，直到一九二七年即民十六方許男女合演。第一響聲人天蟾舞台的顧竹軒。

註二：刁劉氏之唱春，為民間所習知的故事，但在戲劇裏面，（此戲蘇魯各部門都曾演出）唱春時只有劉氏一人，民興社則將唱春詞句，改為問答體裁，劉氏唱，玉蘭春蘭夏蘭以及王艾都唱，甚至公差也唱，因此民興社之上演刁劉氏之廣告中，必大書「滿台唱春」四字。

註三：蘇石癡好飼蛇，深知蛇性，民興社每演邱麗玉劉元和等劇，石癡必上台去玩弄大蛇，上海人好奇特甚，故每逢石癡弄蛇之日，座客為滿。

註四：康泰爾是法國的一個大力士，嘗在民興社設下擂台，宜宣有人倘能將他打下擂台者，可得五百元之獎金。

註五：姬覺彌是上海哈同洋行的總理，頗崇拜倉頡，嘗有倉聖明智學校的創立。

十 笑舞台的前前後後

笑舞台戲園雖小，然頗合於上演話劇之用，所以它能有十年之悠久歷史。笑舞台在廣西灘溪坊，是蘇州官商周渭石的產業，周氏酷愛話劇，有一個專跑小碼頭的人問周天，幹麼叫他將灘溪坊一部分房屋，改造戲園，起初是叫沐塵舞台由俞闓天主辦，這是一九一五年即民元乙卯正月間的事，因辦理不善，不到兩個月便失敗了。頗無爲就在那年三月間，把它承租下來，更名小舞台，上演女子劇，由林如心蕭天競李耀佛等主演，嗣以天氣漸熱，營業漸落，支持到五月底，終於停演了，周渭石不欲戲園之長此空閑，就托俞問天招集了一班劇人，又更名爲笑舞台，於是年八月間演出，好在周氏只想有戲可看，並不以此爲利，故營業雖然不濟，但仍支撐至半年之久，到了一九一六年即民元丙辰三朔，經優游鄒劍魂等，因民鳴停頓，約我合組大成社，並公推我主持一切，我因與周渭石爭工台作，由周氏担任舞台，我們担任後台。

大成社陣容甚盛，鄧正秋在優游鄒劍魂沈映霞徐半梅李悲從張蘭天等，都是大成社的社員，而此時恰值袁世凱撤銷帝制，大成社特編選位竊國賊等劇，以順應潮流，故營業甚盛。肖頤孫爲尚猶，民鳴社復活，鄧正秋離社之後，大成社爲營業上的競爭，又約了歐陽予倩查天影等加入，更爲出奇制勝起見，商得予倩同意，於每週之末，加演其新編的紅鬃

夢歌劇，後此盛行於劇壇上的黛玉葬花寶蟾送酒晴雯補裘饑頭庵負荆請罪諸劇，完全是子倩在大成社裏搬造的。這樣地經過一年，在表面雖座客常滿，然實際裏，則因競爭太烈，不惜超出預算去延攬人才，而每週的一齣歌劇，又增加了一筆極大支出，因此虧負疊疊，等到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二月底，即因周轉不靈，而宣告結束。

大成社結束之後，周渭石又前後台獨幹起來，但營業終於不振。至其不振之原因，且看下面抄的一節文章：

辦當問奴，織當問婢，以其習也；非所習，則必憤！年來新劇之所以銷沉者：由於治非其人，劇則第演陳章，人則僅求足用；而演者又以治非所習而欺之，飾角則避重就輕，登場則潦草塞責，敷衍因循，絕無生氣，由是大好新劇，遂至一生九死！（下略）

這是宋懌紅在當時笑舞台報上發表的一篇「我之笑舞台觀」的一節，閱之可知周渭石獨辦笑舞台失敗的原因。

一九一八年即民七戊午的二月，我在無錫，周渭石特派代表來約我回去，與他再度合作，我以一人能力有限，商請汪優游加入，經優游的同意，我就和周渭石成立了合作契約，不料優游臨時變卦，突然加入新舞台，我沒有辦法，臨時去請鄭正秋參加，但周渭石向不滿意正秋的演戲，因此前後台間，發生小小裂痕，兼之營業清淡，所以合作了三個月，又告分手，自我分手之後，話劇之在笑舞台，停頓了半年。

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元旦，張石川張巨川昆仲又以民鳴社名義，在笑舞台演出，起初上演新青年羣鬼曙光等，較有意義之劇，營業並不發達，直到秋季，上海連續發生了幾件驚人的故事，民鳴社利用機會，先後編演蔣老五殉情記凌連生殺娘閻瑞生等，既是本地風光，又屬驚人案件，營業因此大盛，獲利因此甚厚，時人有稱之爲「三生有幸笑舞台者」。三生：是凌連生，閻瑞生及蔣老五的情人羅炳生。

民鳴社在這「三生有幸」時期的作風，已轉變到民與社方面去了。蔣老五既主重在兩幕唱春，凌連生更趨重於滑稽道場，而什麼四教歌，刁劉氏，游四門滿台唱春等等，也都發現於民鳴社的戲目廣告。

一九二一年即民十辛酉的秋間，民鳴社的營業，漸漸地低落了，本想就此結束，因爲張欣生弑父一劇，尙未演出，希望等它判決以後，又可轟動一時，恢復那「三生」時期的盛況，故遲遲不肯終止。這樣地期待着十個月，還沒有判決，而營業更如江河日下，不能再延，遂於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壬戌的五月，宣告解散，從此民鳴社，遂不復存。

上海聞人張嘯林浦金榮陳馨葆等，散於末期民鳴社之坐獲巨利，遂於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壬戌的八月，接辦了笑舞台，在此時期，有一突破話劇界前例的事件：

自進化團在新新舞台失敗以來，包銀的最高紀錄，沒有超過三百元者。以顧無爲鄭正秋汪優游歐陽予倩之聲名藉甚，也只有三百元一月，沈映霞本是新劇同志會的會員，在同

志會中，是一派足重輕的且角，自加入大成社，始漸露頭角，民鳴社復活，曾以二百元一月的重價，挖他加入，他允諾了，但他在大成社，是訂有合同，大成社得此消息，便向法庭起訴，結果陝震避不見面，不了了之。因此關係，他的七名，常見於報紙的新聞中，社會上也就注意他了！他曾參加過後的民與社，頗有些號召能力，民與社解散以後，曾在北京，作短期演出，南歸以後，繩跡劇壇，張浦等因他足資號召，力勸他重理舊業，他就提出兩個條件：其一是包銀要突破紀錄，每月五百元。其二是只演時裝戲，其它台裝西裝旗裝等劇，概不參加。台方一一接受了，他就重登舞台。

開幕不久，張欣生案，三審判決，笑舞台喜出望外，以為可獲巨利，豈知僅演三次，已乏號召之方，幸在此時，天津發生了一件駭舌奇案，笑舞台即取其事，編成一劇，名曰駱嬌賢總，上演的結果，是連演廿八場，場場滿座，因他很額利的過了一冬。後來劇中的主角蔡翁竟託人來收買此戲的上演權，笑舞台就將上演權讓渡了，讓渡的代價，是三千元。留美戲劇專家洪深回國了，就在這年十二月裏，包了兩天笑舞台，公演一齣趙團王，這趙團王的演出，是洪深單槍匹馬很勇敢地幹的！除他自飾主角趙團王外，其它配角，完全是由笑舞台演員担任的。

說也可憐！此時的話劇，除演新聞劇外，幾無號召能力；而新聞劇又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張浦等合組之笑舞台，便於一九二三年即民十二癸亥的二月轉天折了。

不到兩月，張石川，邵醉翁等合組和平社，在笑舞台上演，想盡種種方法，營業總無起色，一年之後，石川就要辭散，醉翁不表同意，結果是張氏脫離關係，和平社由邵氏獨自經營。醉翁自主以後，就把馬永貞的故事，請鄭正秋將它編成戲劇，說是決能叫座的，正秋因馬永貞非當前事實，且故事簡單，無甚曲折，未必能有效果，因就婉詞謝絕。醉翁不服氣，由他自己打了一張草稿，去請葉良謨修正，上演之日，據一般人傳說：是醉翁自己買了幾百張戲票，遍贈親友，因此未到開幕時間，座客已滿，化錢的主顧，反無座位，這樣地連送了三天票，就轟動了上海社會，以為馬永貞有連拉三天鐵門的力量，必有驚人演出，以十傳百，以百傳千，大有「不看馬永貞，不算時髦人」之概！此戲因而大叫其座，連演一個半月，天天滿座，接着又上演二本（二本的劇名是馬素貞），和平社遂得轉敗為勝，一帆風順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二五年即民十四的秋間，因他所營電影事業，日益發展無暇兼顧，遂告結束，兩筆舞台也就改建為住宅了。

十一 大聲公司和藥風社

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之冬，經營三久戲思動，集資五千元，組織大聲公司。它的組織，是要將全國著名劇人，完全加入為大聲公司的股東，其股本是在劇人應得包銀上，分期扣充的。據徐子海，當時法是仿照日本松竹會社的。但大聲公司的本身，根本沒有獨

立的劇院，故它的營業，只限於四個地方的後台部分，而這四個後台，又不是它本身，開辦出來的，一是漢口楚舞台的後台，本願無為所有。二是無錫景新戲園的後台，本鄭正秋所有。還有兩個，是上海笑舞台和寧波美華戲園的後台，都大成社所有。因各家處此年近歲逼的季候，在經濟方面，感覺周轉不靈；而經營三以陰歷正月，為劇業的黃金時代，正是投資的好機會，相互利用，就成立了這大聲公司。不料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正月，除漢口楚舞台和甯波美華戲園，稍有盈餘外，其它兩家，都是失敗，又因願無為首樹獨立之幟，脫離公司關係，於是大聲公司，遂於同年三月間，無形解散，解散之後，涉訟經年，糾紛迭起，直至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始得平息。

鄭正秋因不為周潤石所滿，自動脫離笑舞台，於一九一八年即民七戊午五月，在大新街民鳴社舊址，創立藥風社，所約社員，以他的門生為多，且絕對不以大包銀去約名角，俾輕担負；因此藥風社的營業，雖不見佳，但統計半年的營業，却稍有盈餘。時值信交狂潮，張石川等組織了一箇大同交易所，力邀正秋加入，正秋遂結束藥風社，而致其全力於大同，結束之日，並在各報大發啓事，聲明脫離新劇，茲錄其啓事如下：

鄭正秋脫離新劇關係底告白

我把清白身體跳進新劇圈，人家對我底批評，可分兩派：一是可惜派。二是難得派。可惜派說：「有官不做做戲子，可惜！」「土行不開開劇社，可惜！」「會董不當當後

台主任，可惜！」「餐館不辦戲館，可惜！」「少爺班子好出身，跟著新戲子一路混，可惜！」不享富貴清閑福，偏偏辛辛苦苦做下流底事業，可惜！」難得派說：「犧牲幾萬金錢，提倡社會教育，難得！」「衆醉獨醒，衆濁獨清，始終講道德，不染惡習氣，難得！」「在這蕭伯納劇，不能立足於新舞台時期，居然常拿少幕底新文明劇，供獻給社會，難得！」可惜呢？難得呢？我可都不在意。我以為新劇場，比宣講場更重要，新劇家比學校教師更重要，我又以為人格有高低，職業無高低，在社會上工作底人，分什麼貴賤哩！不問人格高低，凡是戲子，都着輕，這種人自己底人格，已經有了欠缺了，新戲既然是通俗教育，我又為什麼要脫離哩？唉！富貴人家底眷屬，拿著她當家刻薄得來給她的買笑錢，拚命催新劇家人格破產，社會上只見劇界齷齪，對於別一方面底不乾淨，就不以為罪惡，又同為他們富貴戚關係，就不敢指名批評，這種不公平底待遇，大可以截斷劇人自新之路，我雖然天天叫他們尊重道德，那裏中用呀！做戲的不尊重人格，那是戲底人格，也就跟着要破產了，但看窮兇極惡底強盜戲，不合情理感胡鬧戲，大團圓底彈詞戲，賣行頭賣布景底連台戲，比前兩年盛行起來了，叫我怎麼再忍得下去！為這種種原因，所以從本月四日起，完全脫離新劇關係。好得當初把清白身體跳進去，現在還是清白身體跳出來，這一點還可以無愧於心的！脫離新劇之後，專誠替大同交易所謀發達，一得機會，馬上就要求發起人同股東經紀人大小職員底

同意，趕緊開辦大同第一義務學校，將來純益金多，能抽得幾分之幾，專門做教育基金，使得大同第一第二第三，一直排下去。廣義務學校，逐步加多起來，豈不是比米必成功底通俗教育劇，來得強嗎？我對於現在底社會，已經有八成絕望了！除去希望希望心地清白底兒童，將來起來救濟少年新世界之外，簡直沒有再妥當底辦法了。製造這班新少年底機關在哪裏？就在學校。唉！教育經費，大半上了武人底腰包了，窮苦子弟，難道不准他在少年世界上立足嗎！一樣是人，也該給他受教育呀！五四以來，義務教育最有成績，故此我注意進大同，脫離新劇關係，借大同提倡義務教育，效驗如何？將來看罷！

十一 到遊戲場去

在短命的新劇公會會議席上，曾經有人提出一箇議案：請以本會名義，通告各會員，不得應遊戲場之聘。提案人並即席加以說明：說是新劇而用幕表，前途已夠危險，若再跑到遊戲場去，必然地為着選取了層觀眾，終至變本加厲，攪得不成東西！此案提出之後，全體一致通過。但是爲了生活所逼，到了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之冬，有一部分民鳴社老社員，竟首先到新世界去了！兩年以後，先施樂園永安天韻樓大世界繪雲天小世界等，先後開業。一般劇決，爲了遊戲場的生活，比較安定，紛紛去挖生意，經此一挖，遊戲場的包

價，是愈挖愈低，包價一低，承新人是沒法去邀好演員，於是一般在灘簧場或揚州戲臺時沒有出片朋友，就隨了兩朋之門，而從前在民鳴社充當文明龍套的青年社社員，也一躍而爲重要演員。如此人才，除以低價邀來迎合下層觀眾外，再也沒有其它技能，加之遊藝場對於游藝的取舍，是以聲譽笑聲之多寡爲標準，演員爲了本身飯碗問題，就不得不力求觀眾之捧腹大笑，以及大聲叫好；欲求觀眾之發笑和叫好，就非常強調滑稽不可。轍跡准而變換，話劇到了游藝場而每况愈下，也不是偶然的啊！

時人往往鄙棄初期話劇，以爲這是文明戲，不合話劇所必備的條件。初期話劇之所以爲人鄙棄，當然是游藝場所造成，但民與社也不能辭其咎。我敢肯定的說：倘時人而看過進化團之祖國、血袋衣，素劇劇場之不如歸、社會黨、猛回頭、豪庭恩怨記，新民民鳴之愛之花濤花夢女律師，團口戲之秦花女、復活，大京社之鸚鵡賊、犧牲、香衾重暖錄等等，不但不爲鄙棄，也許予以同情？

十三 導社的始末

導社之淵於演藝，而中間曾長期演於上海，且立分社於杭州及南京。導社的主幹是顧無爲，但在演藝的後期，是我在主持。一九二〇年即民九庚申四月，漢口老圃游藝場演藝，以無爲爲社長，而西舞台成立導社，西舞台雖是游藝場的一部分，但它是獨立的，

導社的始末

凡看西舞台話劇的，必須另外買票，這時導社的陣容，相當的完整，如李悲世薛青萍等，都是社員，營業因此很好。到了第二年九月間，因合同期滿，遂離漢而演於杭州城站第一台者凡半年，同時並在南京下關之福利戲園及城中之昇平戲園，樹立分社，營業以杭州爲冠。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年壬戌元旦，復在漢口老圃西舞台上演，營業遠遜於前。到了四月間，導社以黃楚九之約，遂放棄漢口而加入上海大世界，大世界在法租界，是可男女合演的，故林如心等幾箇女演員，就在此時加入。導社在大世界，是與其它話劇之在遊戲場，有一不同之點：凡游客之欲參觀導社話劇者，必須另外買票，大世界的門票，是不通用於話劇場裏。如此經過了二年半，就與大世界脫離關係，於一九二四年即民十三年甲子元旦，搬到乾坤大劇場去演出。顧無爲在話劇圈裏，是以大刀闊斧著名的，此番上演於乾坤大劇場，更是鋪張揚厲，一齣美女換江山，化在服裝布景方面者，在一萬元以上，所約社員，又有百人之多，因此營業雖盛，但終以支出過巨，到了年底，也就不能支持了，於是導社仍舊回到大世界去，一九二六年，即民十五年丙寅二月顧無爲因大中國影片公司的事務紛繁，不暇兼顧，導社因此解散。

一九二五年，即民十四乙丑元旦，我以導社名義，約了李天然胡恨生林雍容王夢生等，在老圃西舞台上演，營業是空前的發達，不料到了三月底，就爲漢口警察廳廳長周亞芬所禁，並勒令演員於四月十日以前，一律出境，我會以最大努力，與之抗爭，結果是救

回了臨逐出境的成命，至禁演命令，仍然不允撤消，我且抄一篇導報臨去宣言如下：

話劇而有傷風化乎？則話劇何以列為社會教育之一，教育部且編印劇本以提倡之！話劇而果有裨教育乎？則話劇何以被禁於警廳，見獲於漢口？曰！話劇本有利而無害，第今之所謂話劇者，劇本都誨淫誨淫，劇人都罪大惡極，禁之損之者以此。曰：是不然。今各書肆出版之說部夥矣，獨未聞以一二小說之涉及淫靡，而將所謂小說者，悉禁之而悉焚之；學校教師之瞻閃蕩倫者有之，亦未聞以少數人之行為失檢，而將所謂學校者，悉摧之而悉毀之，蓋食不可以噎而廢者也。至於劇人之不德，則以漢口之大，劇人之衆，我不敢必其無，但在本社，則入社既限制綦嚴，居恆又約束甚力，實無觸犯刑章，以及違反警律之徒；藉曰有之，亦僅罪及其身，不株連全體，此同人於臨去之時，不能已於言者一也。本社自今春開幕以來，所演諸劇，若秦始皇、若荆軻、若左宗棠，非採史家之記載，即表揚先正之言行，決不致有傷風化，戕賊社會，此同人於臨去之時，不能已於言者二也。莊論不如諤諫，法語不如巽言，用是辱身降志，投身話劇，竭其嬉笑怒罵之力，冀收潛移默化之功，去家萬里，湖海飄零，撫衷自問，實無負於國家，無負於社會，乃猶不為人諒，無地自容，此同人於臨去之時，尤不能已於言者也。同人等不幸而為中國之劇人，不能行使約法上所賦予之權利，以與強有力者抗，第能一吐其所茹，為邦人君子告，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這宣言中之所謂不能行使約法上所賦予之權利以與強有力者抗者，是有原因的。禁令在三月初就頒發下來，限定演至月底為止，不得繼續！在這一月之中，想了許多挽救辦法，終得不到絲毫的效果，最後商於名律師蕭崇勳，他說：可到省長公署去訴願，因這道命令，根本是違法的！倘去訴願，必可勝訴」。我就決定了訴願，但訴願的法定，須具兩家舖保，商人都是膽小，且以傳統觀念，多少總有些看不起戲劇。作者，誰肯爲了幫助弱小劇人，而去得罪強有力的警廳，因此四出奔走的結果，是無人肯替你担保，訴願終於訴不成。

第二年八月，在國民革命軍奠定了漢口，我就在砲聲隆隆之下，（因其時武昌尚未攻下），在立大舞台恢復了導社。

在初開幕的十天中，每夜總在隆隆砲聲中演出，但營業並不因砲聲而受影響。三個月後，漢口市教育局成立，話劇始有領導機關，教育局第四科科長李士魁，是個愛好戲劇的朋友，無聞風雨地每天來監督我們，指導我們，所以導社這在一時期中，無論編導方面，演出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到了明年，更努力於劇本戲，演出的有少奶奶扇子、好鬼子、壓客入、克推維歌諸劇，李科長且在少奶奶扇子劇中客串金女士以示提倡。

因導社不斷地努力，教育局特於一九二七年，即民十六丁卯四月，頒給匾額一方，文曰：「指導人生的斷片」並附以詩曰：「導社話劇，頗能藝術革命道上前進，因題數

字以資獎勵！漢口市教育局。一六、四、二〇。

一年以後，導社解散了，解散的原因很簡單，因一般演員怕讀劇本，紛紛自請離社，於是聲震一時之導社，成了歷史上的陳跡！

十四 話劇與新舞台

自一九一二年，即民元三月，劉藝舟加入新舞台起，至一九二七年，即民十六正月，新舞台因戰爭影響而停演止，在此十六年過程中，不時與話劇發生關係，故新舞台應在話劇史上，佔其一頁。

新舞台的前身，是丹桂戲園，主幹的是夏氏弟兄——月珊月潤，它在一九〇七年，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就致力於新劇，如排演潘烈士投海、惠興女士、黃勳伯、義勇無雙等，雖仍用京劇型來演出，但已注重對話，減少唱詞，以及獨白，且劇中裝束，已完全時代化，是可知丹桂戲園的新戲，已粗具話劇面目，搬到新舞台後，更積極地向新的方面發展，於是黑籍冤魂拿破崙新茶花諸劇，相繼演出，並加入了劉藝舟，及一九一七年，即民六丁巳，歐陽予倩查天影汪優游傅秋聲等，次第參加，夏氏昆仲，更逐漸地淘汰舊劇演員，加增話劇劇人，汪優游曾於此時，為新舞台導演蕭伯納的名著華倫夫人之職業，其結果雖屬失敗，但其勇於嘗試之精神，是僅得我們欽佩的！到了一九二六年，即民十五丙寅元

且，因上演連環戲凌波仙子，故演員之中，十分之七是幹話劇的，且因攝製電影關係，遂改爲男女合演，當時加入的話劇劇人，有徐半梅陸笑蘭倪人鳳吳媚紅等，而丙子方紅葉，也因狂遊之堅約，爲之主演凌波仙子。兩個月後，男女合演，突爲官方所禁，禁止的原因，在表面上當然是「男女同台，有傷風化」的那套舊話，實際上是新舞台的收票人，得罪了陸軍便署的一位副官，副官就在長官面前，輕輕地挑撥兩句，長官便毫不遲疑地，通知警察廳禁止了。新舞台經此打擊，營業日見衰落，勉強掙扎到第二年正月月底，就因經費影響而停演了。

最後我要附帶一談黑籍冤魂：黑籍冤魂是一齣戒鴉片的好戲，其感人之深，較諸任何禁煙宣傳劇爲強，爲姚伯欣所寫，姚係新聞報主筆，愛好戲劇，劇作甚多，而以黑籍冤魂，明末遺恨兩劇爲尤著。

十五 武漢的職業話劇

話劇之興漢人相見，始於一九一二年，卽民元壬子三月，時英租界大舞台，因營業衰落，擬在京劇之後，演話劇，以資聽召，遂派人到上海，與徐半梅接洽，半梅以社會教育團名義，赴漢演出，演水兩月，以新舊之兩不相容，及其本身之不能聽召，卽告失敗。自新民社上演於大舞台，話劇始漸爲鄂人所認識，但亦時演時輟，不能久存。直到一九一

七年即民六丁巳，顧無爲在楚舞台，上演西太后、雙服毒後，話斷始大盛於漢口，同年四月，顧無爲改演女子話劇，主演者爲林如心、李蓮佛、蕭天競等，以缺乏號召能力，三月而逝，顧無爲與楚舞台所訂之約，恰於此時期滿，因即遷至怡園，時值張勳復辟，無爲因將復辟事實，編成劇，在怡園演出，英巡捕房傳諭禁止，無爲據理力爭，英人無如何，任其上演。三個月後，以內務部發生變亂，而致解散。明年八月，顧無爲與史海嘯、高翰士等演於愛國花園之東園，九月加入長樂戲園與漢劇合演，十二月李慈世、秦哈、傅秋聲、李侯雲等演於立大舞台，明年正月，吳春、廖都、劍魂、復天、入等演於楚舞台，三月立大舞台以營業衰落而輟演，慈世、哈哈等遂加入楚舞台，四月顧無爲亦來加入，演就是我，座客常滿，六月以合同期滿而歸，九月陳秋風、高翰士、史海嘯、復天、入等，合組九壽公司，演於立大舞台，以營業不振，僅有兩個月的壽命。

是年十一月，我商場甚工部局同意，就法租界康登花園原址，租小舞台男女合演，女主角爲章揮翠、夏鶯鶯等，不意開幕之前夕，突爲湖北督軍王占元所反對，令飭交涉司嚴行交涉，法工部局不欲以此小事而惹麻煩，遂通知捕房禁止，迅雷不及掩耳，小舞台的男女合演，終於蕩產。明年四月，王夢生、吳亦鳳、章竹淚等，在小舞台演出，勉強地支持了兩個月。

一九二〇年，即民九庚申，草社上演於西舞台後，一般本地產生的劇人，以及湖南來

的同志，紛紛地四出活動，於是美成戲園、德明戲園、康泰戲園、立大舞台，都有話劇演出，不過屢起屢蹶，沒有能夠支持到半年以上者，原因很單純，是人才大缺乏，組織不健全。

一九二一年，即民十年辛酉七月，李星樓以一萬元資本，就新市場大舞台組織醒民社，陣容頗盛，社員如王无恐金玉如鄒劍魂王凌波等，在漢口都有相當聲望；而它又在布景方面，刻意求工，故營業之盛，一時無兩，連續達三年零六個月之久，從未衰落，直到一九二五年，即民十四乙丑三月，始因被禁而解散。李星樓，蘇州人，曾在新民社中担任「七客一過路」的工作。

同年十月，王夢生張秋屏周天恭等，演於雙嬰戲園，因票價特廉，且隨票附送雙嬰牌香煙，故每日均告客滿，歷半年，以合同期滿而終止。合同滿後，夢生秋屏等應龔龔嵐之約，演於武昌勸業場，武昌之有話劇此為首創。

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年壬戌元旦，導社復演於老圃西舞台四月，導社解約，西舞台話劇，改由李慈世主持，而更名覺社，以獨手大盜一劇之頗能叫座，很順利地過了三個月，七月老圃休業，覺社因告停頓。明年正月，鄭正秋張嘯天慎愁紅等，應老圃之約，在西舞台演出，以天寒多雨，營業甚衰，劉藝舟會一護加入，亦乏號召能力，直至五月間，王演紅衣女郎，始得轉敗為勝，七月老圃循例休業，正秋等遂回上海，加入和平社。同年五

九月，薛青萍張秋屏楊慶世等，在美成戲園演出，凡六個月。

一九二四年，卽民十三甲子元旦李天然胡恨生秦哈哈等演於老園西舞台。這次因沒有負責後台責任，與老園分工合作，不得已由老園前後台獨幹，故其結果，恰如宋鐵紅說的：「綉當罔奴，織當罔婢，以其習也；非所習，則必償！」而大債將償了（詳前）。明年，就是漢口話劇被禁之年（詳「導社的始末」篇）。

國民革命軍，既奠定漢口，我就恢復導社，在立大舞台演出，同時章再鳴組織扶風社，上演於美成戲園。明年正月元旦，王受之約了洪婷婷等，襲用離民社名義，演於西舞台，到了四月間，扶風醒民，相繼失敗。劉藝舟又在血花世界之大舞台，組織火燄劇社，但它並非純粹話劇，是與京劇合作的。未幾，火燄劇社失敗，而血花世界亦改名爲中央俱樂部，唐性天集合了洪婷婷胡化魂吳寄塵等，成立文藝劇社，上演於中央人民俱樂部之大舞台，性天是北大學生，於話劇有相當研究，故竭力提倡劇本，演出者，有咖啡店之一夜、僑客入、父歸等，沒有多時中央人民俱樂部改組爲民樂團，文藝劇社因改組而消滅，章再鳴周馥天等遂代文藝劇社面上演於民樂團之又一舞台，歷半年而終結。

一九二八年，卽民十七戊辰三月，王蘭翹青白劇社於法租界天仙舞台，上演了三個月，因營業清淡而結束。結束後，王夢生張秋屏等，沿用原名，繼續上演，仍復不振，掙扎半年，終於解散。

民樂團到了二九二九年，即民十八己巳，又改組爲漢口民衆俱樂部，部裏一部分負責人，將又一舞台的話劇，允許給王无恐來主持，另一部分的負責人，又承認章再鳴來承辦，因此王章之間，相持不下，後來有人想了一個釜底抽薪之法，就是既不歸王，又不與章，由第三者李天然和李莫出來主幹，這糾紛纔得解決，二李幹了一年半，因民衆俱樂部改組而終止。

十六 職業話劇在北平

北平之有職業話劇，尙在民元以前。一九〇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正月，王鐘聲因不能立足於上海，率其同志北上，在廣和園演出，營業極盛，劉木鐸（劉藝舟）徐光華等紛紛加入，但沒有多時，便以營業漸落而停演，在當時鐘聲的孽海花和張文祥刺馬，是頗有聲名的。

鐘聲等離平以後，職業話劇之在北平沉寂了十年以上，直到一九一九年，即民八己未，史海嘯周石吟等創益世社於新世界，城南游藝園，即繼之而邀陳無我胡化魂范警華周維新等北來，成立啓智社，益世啓智兩社，雖附屬游藝場裏，但它們都是獨立的，凡觀衆之參觀話劇者，須另購戲票，游藝場的門票，是不通用於話劇場。

一九二〇年，即民九庚申六月，益世社因天熱關係，移至天津，先上演於陶園，十天以

後，又移至大羅天演戲，啓智社亦遷至，演於張園，直到八月初旬，始先後回平。自此以後，益世社每逢夏季，總搬到天津大羅天上演。當益世社從陶園遷移大羅天後，即有當地人劉雲香金癡佛李一粟等，組織劇團，繼益世社而在陶園演出，話劇之在天津，因此而便盛極一時。

一九二二年，即民十一年壬戌，蒲伯英陳大悲等辦人藝戲劇學校，並招人藝劇場於新民大戲院舊址，可惜沒有多時，便以種種關係而瓦解了。

一九二三年，即民十二年癸亥四月，北平職業話劇，爲當道所禁，益世啓智兩社，因此同時消滅。

十七 各地的職業話劇

初期職業話劇，到了民五以後，多半是成了個人的活動，沒有什麼團體名義，尤其是在內地。職業話劇，除了平津滬漢以外，當以長沙甯波南京三處爲比較的活躍，現在先從長沙說起。

長沙的職業話劇，始於新劇同志會，時在一九一三年即民二癸丑正月，到了六月間，汪優游顧無爲陳大悲王无恐等，又在東茅巷撥設了社會教育進化團，經過了兩年，社會教育進化團，和新劇同志會先後離湘，李君磐等又以社會教育團名義演出，同時並招收了許

多學生，因君磐所收的學生，都是湖南人，所以君磐離湘以後，毛俠兒等就在當地組織起劇團來，是時的長沙，除毛俠兒之文社外，尙張汪公之迪智社。

寧波的話劇，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元壬子二月間开始的。顧無爲脫離進化團後，即來甯波與鄭劍魂等以改進團名義，演於財神殿，到了五月間，進化團全體來甯，改進團遂與進化團合併在甯江大舞台演出，及一九一六年，即民五丙辰，潘春帆在美華戲園邀了金玉如，王淩波等上演話劇後，六年之中，經常地在那裏上演話劇，雖團體時易，團名迭更，而上演話劇，則始終不變，在此六年間，顧無爲劉藝舟鄭正秋汪優游史海嘯沈映霞王无恐李悲世李天然等，均曾先後演出，團名由美華戲園，而改爲大成社，再改而爲笑舞台，直至一九二一年，即民十辛酉，話劇之在甯波始成絕響。

初期的職業話劇團寡，南京人實居多數，這當然是受了進化團天知派的影響。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城中昇平戲園福利戲園，總在繼續不斷地上演話劇，惟用團體名義演，出者，寥寥無幾，顧無爲林如心李悲世馬絳士奚君磐夏天人薛青萍李曼英任天知等，不時地在此演出。

初演話劇所到達的地方，在江蘇則上海，松江，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京，揚州，南通，梨里，常熟，周莊，角澤。在浙江則杭州，嘉興，硤石，吳興，甯波，温州，紹興，金華，蘭溪，建德。在安徽則蕪湖，大通，安慶，壽州，青陽，甯陽，歙縣，屯

溪。在江西則南昌，九江，樟樹，牯嶺。在湖北則漢口，武昌，武穴，黃石港，宜昌，沙市，天門，沙洋，仙桃鎮，岳口。在湖南則長沙，湘潭，醴陵，寶慶，衡陽，常德，洪江。在四川則成都，重慶。在河北則北平，天津。在山東在濟南，青島。在河南則開封，鄭州。在福建則閩侯。以上所舉，尚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流動性職業劇團所到達之處。其餘如廣東等當地組織之劇團，以及話劇成熟時期的劇團，尚不在其列。因我所寫的，是初期職業話劇，就是近人所謂文明戲。

十八 演員表

初期職業話劇演員，大概分爲五個部門：（一）能部（二）老生部（三）小生部（四）旦部（五）滑稽部。所謂能者：即不論男女老少，以及莊諧各部角色，盡能扮演之稱。現在將各部門之較爲著名者，列表如下：

能部

王鐘聲 王凌波 王夢生 朱孤雁 汪優游 李悲世 查天影 夏赤鳳 張瘋鸞

黃鵲聲 鄭正秋 羅笑倩 蕭天呆

老生部

王无恐 王獸大 王瘋僧 任天知 有若無 朱天紅 何立民 沈冰血 宋癡僧

演員表

吳我尊 吳湘濤 吳奇塵 李天然 李君磐 周天悲 林霜鐘 陸子青 魏無羣

許靈隱 曹龍鍾 張四維 張迂公 楊潤身 楊 鏞 董天回 董天涯

董天民 趙笑佛 顧楚菴 葛劍胆 廖蟄民 鄧鷓鴣 劉蕊舟 錢逢辛 蔣鈺澄

蔣蒼松 鍾笑吾 薛光明 韓達心 顧無為 顧靜鶴 蘇寄生 譚志遠

小生部

王山樵 王君達 王劍心 史海嘯(兼旦) 朱小隱 周江潮 周鳳鳴 金玉如

(兼旦) 林雍容 周維新 胡恨生(兼旦) 徐光華 陸鏡若 陳秋風(兼旦)

馬清風 張嘯天 黃喃喃 黃幼雅 趙燕士 趙曙光 劉一新 劉民聲 謝桐影

(兼旦) 戴一飛 羅漫士

旦部

王幻身 王惜花 王美玉 王艷冰 王婉如 朱娉婷 邵餐霞 沈映霞 沈儂影

李曼英 李夢蝶 林如心 吳惠仁 范天聲 范警華 胡依仁 姚雅鳴 姚鏡明

陳大悲 陸子美 陸笑蘭 凌憐影 徐寒梅 夏天人 陳素素 陳鏡花 梁一嘯

馬絳士 柴曉雲 章擁翠 郭詠馥 鄭劍魂 鄭美文 張雙宜 張翠翠 張秋屏

張憐卿 黃小雅 馮憐儂 馮毓秀 慎愁紅 鳳倩影 劉航燕 錢天吾 錢嘯秋

歐陽子倩 薛青萍 譚紅梅 羅慧因 龔嘯根

滑稽部

丁楚鶴 王无能 王病僧 吳一笑 吳冷笑 周雄黃 周嘆天 易方朔 胡悲天
 洪警鈴 徐半梅 陸露沙 秦哈哈 倪明星 徐青樵 章再鳴 張大公 張治兒
 張利聲 張笑雲 張則鳴 張鑼聲 張顛顛 傅小波 傅秋聲 趙山嶺 管小疵
 錢化愚 顧雷音 蔡石癡

附編劇人表

初期話劇的幕表或劇本，十分之九，是由上海幾個劇團諸人編的，故本表所列，只限於在上海演出之各劇團的編劇人

任天知 汪君良 汪優游 陳大悲 許伏民 許嘯天 黃喻喻 葉德錚 錢逢辛

以上進化團

朱旭東 李君磐 劉半農 蘇寄生

以上開明社

包天笑 朱雙雲 沈石農 莊乘黃 馮叔鸞 葉楚傖 鄭正秋

以上新民社

王瘦月 朱雙雲 汪君良 陳大悲 許嘯天 顧無爲

以上民鳴社

演員表

宋機紅 吳我尊 陸鏡若 馬絳士 張冥飛 管小旌 歐陽予倩

以上新劇同志會

周江湖 吳寄塵 孫玉聲 鳳倩影 龔嘯根

以上啓民社

吳寄塵 許靈隱 董天厄 廖蟄民

以上民興社

汪優游 朱雙雲 徐半梅 夏赤鳳 鄭正秋 歐陽予倩

以上大成社

鄭正秋 葉良讓

以上和平社

朱雙雲 夏赤鳳 葉良讓 顧無爲

以上導社

十九 劇目表

古裝劇

十粒金丹 三門街 史可法血濺揚州 西廂記 呂太后 林冲 武松 東郭齊人 厨

新管膽 花木蘭 明末遺恨 美女換江山 美人計 姜太公休妻 鴛鴦傳 粉粧樓 桃
花扇 堯舜 閔子騫 隋煬帝看瓊花 貂蟬 楊貴妃 蒼聖 漢宮秋 魯智深 諸葛亮
招親 狸貓換太子 薛剛大鬧花燈

旗裝劇

西太后 光緒帝史 李蓮英 香妃 宣統出宮 胭脂井 康熙尋親 乾隆休妻 順治出
家 雍正篡位

日本裝劇

不如歸 乳姊妹 尙武鑑

西裝劇

十萬金磅 末日 西皇后 多情英雄 阿難小傳 波蘭亡國慘 迦茵小傳 退位 珠
還祖國 茶花女 拿破崙 情癡 鹿死誰手 梅花落 盜情 就是我 黑衣盜 黑奴顛
天籟 復活 電術奇談 愛海波 福爾摩斯 熱血 歐戰 犧牲 竊國賊

時裝劇

半縷麻 二度梅 二小姐家庭革命 七里橋 九次頭 十里亭 十姊妹 刁額氏 三笑
嫺絲 小星怨 大義滅親 大男尋父 女學生私奔記 女君子 女宰相 女偵探 大洗
衫 火坑金蓮 少奶奶扇子 天雨花 王老大說夢 王熙鳳大鬧蕭園府 不如歸 不可

劇目表

說 仇大娘 半夜呼聲 半張小照 半把蒲扇 半夜飛頭記 可憐儂 可憐姨太太 白
 狼 白雲塔 白山碧血 玉堂春 玉蜻蜓 玉連環 田七郎 左宗棠 血花 血手印
 血淚碑 血簾衣 安重根刺伊藤 年羹堯 尖嘴婊娘 合浦珠還 如此家庭 再生緣
 同室操戈 江城 好兒子 好兄弟 好妹妹 好哥哥為國犧牲 呆中福 牡丹亭 杜鵑
 血 赤血黃金 邱麗玉 孝女藏兒 青天白日 青梅 青樓夢 花魁女 狗男女 芳草
 怨 妻黨同惡報 社會鐘 社會柱石 金鑄鑽 金錢白刃 林則徐 李三娘 武昌慘劫
 兒女英雄傳 東亞風雲 吳祿貞 卓二娘 空谷蘭 劫餘灰 劫後姻緣 芙蓉屏 芙
 蓉淚 咖啡店之一夜 秋海棠 風月寶鑑 俠女 俠風奇緣 胡四娘 香鈞情眼 香衾
 重暖錄 皇帝夢 珍珠塔 珍珠衫 革命軍攻克漢陽 紅姑娘三救情郎 紅淚影 紅氈
 畫壁錄 紅衣女郎 紅玫瑰 紅蝴蝶 紅羊浩劫 美人心 美人福 姊妹嫁弟弟 孤兒
 救祖記 狀元鑽狗洞 洪秀全 哀弦泣豆記 毒美人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記 宦海潮
 徐錫麟 家庭恩怨記 馬介甫 馬永貞 馬素貞 恩太太 恩酬血 烏金記 烈女陵
 舌記 愛祝哀史 殺子報 殺我者父 袁世凱 財奴鏡 真愛情 愷天恨 情天慘史
 情敵之握手 猛回頭 張文祥刺馬 張文祥三刺馬新貽 張勳復辟 張欣生 愛之花
 愛慾海 愛情與黃金 梅花落 欽光劍影 野雞大王 掛名夫妻 崔將軍妾 烤 鄂州
 血 寄生花 異母兄弟 黃糠宴 黃花崗 黃孝子萬里尋親 黃天霸 黃土成金 獄裏

鴛鴦 雲外飄香 琴姑娘 黑夜鎗聲 黑籍冤魂 黑樓情孽 描金鳳 崑崙奴月下盜紅
 綉 癡心女子 階級刀 莊鏡蓉 將軍換子 啼笑姻緣 亂世孤雛 馮小青 奪嫡奇緣
 蔡鵬脫險 新茶花 新青年 新黨人碑 義丐武七 落花夢 意中緣 禽海石 楊乃
 武 臺灣痛史 搗亂羣芳會 惡家庭 惡魔緣 惡官僚 酸娘子 漁家女 雌老虎 趙
 五娘 鳳凰儔 慈母 鄭元和 險姻緣 誰之頭 儂之罪 潑婦收威 廣陵潮 蝴蝶盃
 賣花聲 賢妻良母 綠窗紅淚 綠衣女俠 劍底鴛鴦 慳客人 賴婚 緣外緣 鴛鴦
 劍 鴛鴦譜 獨手大盜 戰地鴛鴦 戰地鴛鴦 蔣老五殉情記 雙珠鳳 雙魚吉慶
 雙服毒 雙蝴蝶 雙花塚 雙淚落君前 鮑超招親 曙光 隱痛 癡骨記 寶石錫 翻
 雲覆雨錄 歸夢歸元鏡 閻瑞生 櫃裏夫妻 鵲聲花影 蘇小小 騷翁賢媳 謙和之世
 鐵鎗手 聽月樓 孽海花 孽冤鏡 繡囊記 歡喜冤家

二十 自傳之一章

我與初期話劇之關係

也許是遺傳性吧！先父酷愛看戲，我也從小就愛看戲，先父不禁止我看戲，但不能經常供給我看戲之錢，這時我已在一家人英文夜館裏補習英文，因將一本僅值兩角小洋之英文讀本，哄騙先父是兩元大洋買的，就將餘下的一元八角有零，供我看戲之用，好在先父沒

有讀過英文，不知英文書籍的實在價目。

看過幾次以後，就感覺到演戲的興趣，自己也就躍躍欲試，但一經考慮，則我文既不能唱做，武又不能揮打，那有演戲的可能，終於自悵而已！十五歲的那年，偶然得着，紙民立中學的演戲參觀券，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話劇，看過之後，益感興趣，因即請求先父，准許我在下一學期，轉學到民立中學去，先父允許了，我這時的興奮，幾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來形容它。

第二年的陰歷正月十八，我進了民立中學，去年在舞台上可見而不可接的張洽升王偉生鄭燿蘇祖慈諸君，如今都成爲同學，得着接近的機會。八月間學校裏照常地籌備孔子聖誕的演出，我居然得在大關公堂戲裏，扮一箇民衆代表，民衆代表，沒有什麼對白，只有一段演說，好在我在敬業學堂，及幼童會課時，曾經演說過好幾次，初以爲不成問題，但戲裏的演說，究與平時有些不同，所以上台之後，免不了有些慌張！

十七歲的那年戲癮勃發，就在年假期內，和王偉生周啓明張汝範諸同學，發起開明演劇會，當時決定演戲的地點，是借用人家的大廳，因爲我的堂叔，和我的六姑丈家中，都有很大的廳院，初以爲借用是毫無問題，戲排好了，演期也經決定了，却不料廳院的借用，到處都是碰壁；不但碰壁，我的姑母和我的堂叔，都疾言厲色地教訓我一頓，先父起去轉圓，結果也等於零。先父真疼愛我！知我不得下台，就輾轉設法幫助我在大東門內仁

戲，他原想不再上當，但視台下「陳鼓掌，他情不自禁，又捨了法，繼續亂演，不避他已存有戒心，不敢再往此中鑽，免得蠟燭再往胃裏去作怪」。

此後我又和汪優游、竹天、樹諸君，發起過一社假座天仙戲園上演，我並寫了一齣「劍橫劇本」，一劍橫取棟於豫讓刺趙襄子一段故事，由張椿齡、周維新二君主演的。一社演戲，是振濟廣東水災，而臨時集合的，故演畢之後，即行結束。一社結束之後，又參加過仁、社、餘時學會、上海演劇聯合會、亦社等冬劇團。且為仁社寫過一齣劇本，名曰「小鏡子」。

二十一歲的那年，我在上海第二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有人介紹我到小學裏去教書，因我年少氣盛，不願幹這粉條生活，結果是謝絕了。閒着無事，就將看戲所得，寫了幾篇劇評，投登各報，那時的投稿，雖沒有什麼稿費可得，但評劇文字，在當時尙屬鮮見，故不但為報館所歡迎，且為讀者所稱道，這樣繼續不斷地幹了三年，直到民元八月，陳正翔先生創辦黃浦潮日刊，以同學翁衡卿先生之介紹，為黃浦潮担任編輯，方纔有四十元一月的收入。這時鄭正秋先生正在主辦圖書劇報，頗賞識我的劇評，後來黃浦潮停刊，正秋先生就托何金雲先生來致意，堅邀我到圖書劇報去幫忙，我允許了，因此纔和正秋先生相識，後來正秋先生之創辦新民社，我當然是竭力促成他的一份子，因我是素來愛好話劇的。

新民社成立以後，正秋先生因無暇兼顧報務，就將圖書劇報讓渡於詹禹門先生，我也辭去編輯，以全力來襄助正秋先生，經營新民社，從此我就投身於職業話劇了，直到現

在，仍照常地爲戲劇界服務。最後我再摘錄一段曹聚仁先生所撰先父青士府君墓志如下：

……公子長君雙雲，清末光宣間，以友介入南社，南社者：革命文人之集團也，文詞激切，驚駭流俗，其時海上報館，亦鼓吹民權，號召維新，雙雲先生，青年熱情，發爲昂奮之語，刊之報端，於是流俗駭目，鄉里驚疑，而公坦然不稍介意。清鼎既移，有志之士，致力於移風易俗，普及教育，樹百年之至計，鄭正秋氏提倡話劇，翹新民社於上海，雙雲先生入社爲社員，身爲演員，族人囿於腐見，鄙倡優爲下流，乃大嘩，公斥其愚妄，衆讒始息，雙雲先生爲中國話劇界導其先路，公成其志也。……

——完——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處查得世圖字第一〇三二號

版 權 所 有		初 期 職 業 話 劇 史 料	
著 者	朱 雙 雲	校 對 者	陳 一 中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 慶 香 國 寺 上 百	發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元 二 價 錢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六 月 初 版	